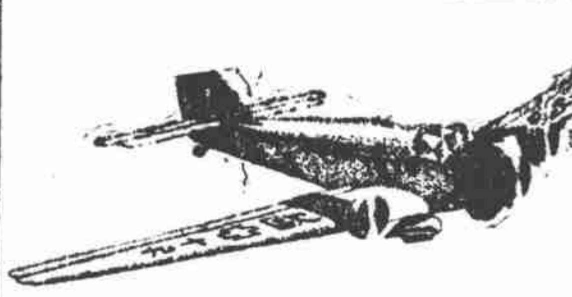
大美晚報



乘歐亞巨型機

由上海直飛南京，鄭州，洛陽，西安，漢中成都，太原，蘭州，北平等處，並與漢口昆明，包頭，寧夏各航機接運，飛行異常準確迅速。

歐亞航空公司　仁記路九七號　電話一五一七八〇　辦公時間後電話請接二九八〇七

國際大飯店　春酒　中餐 全席點菜 均備　座地佳良　電話九一〇一〇　十四樓管事處定座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本日一大張共計四頁 售銅元六枚　TA MEI WAN PAO　第一五一二號　星期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

孫蔚如定明晚來滬 會晤宋子文
商開發西北經濟計劃
張部軍官昨過滬入京

（本報南京一日電）孫蔚如連日分訪中央當局、請示今後陝省施政方針、此次陝省經西安事變、元氣斲傷、災民亟待賑濟、故決在京候晤財長孔祥熙、商切實救災辦法、孔氏定今晚由滬入京、代蔣主持明日行政院會議、孫定謁孔後、再乘明日夜快車赴滬、訪晤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接洽開發西北經濟計劃及救災問題、

（本埠訊）張學良部軍官現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師長唐君堯、李振唐、周福成、霍守義、郭希鵬等一行、於昨晚六時三十五分謁張後乘車由杭返滬、曾訪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等、在滄洲飯店略事休息、即於當晚十一時乘車晉京、預定謁蔣委員長請訓後、日內即行返防、

（本埠訊）監察院長于右任氏、日前離京來滬、中途在嘉興下車、遊覽名勝、并參觀文獻展覽會、茲悉、于氏廿八晚由蘇乘汽車循錫滬公路抵滬、并據記者探悉、于氏日內將赴西北一行、近已抵京之新任陝省府主席孫蔚如、亦即將來滬謁于商要公、

（本埠訊）行政院副院長兼財長孔祥熙氏、今晨十時赴會晤要公、據悉、孔副院長以蔣院長尚在續假休養中、行政院一切公務、均待辦理、故定今晚晉京、主持明晨行政院會議、並接見在京候謁陝省府主席孫蔚如等各廳長、

特一法院今晨宣諭
准鄂高等法院請
劉蘆隱移提歸案
由滬警察協助護送

（本埠訊）上星期三被捕之中委劉蘆隱、今晨在特一法院續審、應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師之請、根據協定、即內地法院移提人犯、祇須人名無錯誤、應准予提移條文、由承審法官、當庭宣諭曰、「劉蘆隱交湖北高等法院來員提去、歸案審辦、准由上海市警察局協助護送」、劉即當庭交予湖北高等法院派來之書記官張福森（今晨乘機抵滬）帶去、今日暫押警察局、明晨解鄂歸案審理、

中委劉蘆隱氏以與鄂省主席楊永泰暨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在漢滬兩地被人暗殺涉有嫌疑、業於上月二十四晨在公共租界雲南路揚子飯店門前被捕羈押、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師、連日數電第一特區地方法院請准移提、並電上海市政府飭令市警察局向第一法院移提、復於今晨派書記官張福森攜帶正式公文、由漢乘飛機來滬迎提、而是案本定今晨九時開審、由捕房中西探長於八時餘將劉氏自成都路捕房押所、解至第一特院第一刑庭、劉之家屬及到庭旁聽者甚多、劉之辯護律師鄂籍毛壽安何孝元、亦相繼出庭、候至十一時因鄂高院迎提人員尚未見到、推事乃飭將劉帶立被告地位、由捕房律師汝葆彝聲明、現在鄂代表尚未到達、擬請將案延期三小時再訊、當由市警察局法律顧問詹紀鳳律師到庭聲請移提、略稱、市警察局昨日接奉市政府轉到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師來電、大致以奉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衛令、內開關於剌死已故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案內兇犯嫌疑犯劉蘆隱、應即拘提到案訊究等情、據悉該犯業經在滬被捕、羈押於上海第一特院、所以囑託上海市警察局代辦移提、解送到漢、故今特向貴院移提、查協定第六條、凡內地法院、向貴院移提人犯、祇須指認無誤、應即准許移送之、劉蘆隱、即是本案被告之一、人名無錯誤、且經貴院上次訊明、是按照協定上所載移提條件、完全具備、應請裁定移提、以便轉解鄂省高院訊究、昨日復接鄂高法院委託代爲迎提電報、故現在所應解決者、爲移提問題、至於當時逮捕手續、有無欠缺、被告對此有所異議、則爲另一問題、今殊不必討論云云、時捕房律師汝葆彝亦謂、按照協定第六條規定、內地法院移提人犯、祇須證明其人確係所欲提之被告、即可准予移提、若係由軍事機關所請求移提、則當先應提出犯罪證據云云、但劉蘆隱及其辯護律師、皆紛紛陳述、攻擊逮捕手續不合法、要求將劉交保、俟對方提出證據、依法辦理、[illegible]、鄂高法院張福森已飛抵滬、移提公文、下午呈案、惟劉氏與其律師、依然要求庭上注重約法、並協定各方面之精神、慎重辦事、俾免遺憾、推事乃宣稱、協定載明內地法院移提人犯、祇須人名無錯誤、自應准其提去、若調查證據、乃受理法院之事、即諭劉蘆隱應交湖北高等法院來員提去、歸案審辦、准由上海市警察局協助護送、劉蘆隱及其律師向庭上對裁定提起抗告、推事乃告以該項抗告、依法不得停止執行、諭畢、劉氏由警察局帶下、遂由法庭去矣、庭後、探長帶劉氏出法庭、劉氏家屬及辯護律師等、在捕房律師休息室、飲茶一杯、仍乘汽車由捕房押赴警察局、

法院要求移提之公文大意、謂前鄂省主席楊永泰被殺案內、經兇首成燮超雙柏舟等供出、係劉蘆隱主使、劉氏曾組織（革命軍團）「中華青年特務隊」等反動團體、在各地佈置黨羽、從事暗殺工作、故要求移提歸案審辦云、

張羣今日起 不到部辦公

（本報南京一日電）張羣今日起、已不到外部辦公、其在內應辦各外交文件、亦由張簽署蓋校、外部今晨舉行紀念週時、即由外次陳介領導主禮、

陰謀多端
某國收買白俄 企圖搗亂粵省
當局令各地軍警嚴防

（本報香港一日電）粵省當局得報、近有某國人潛行來粵、收買白俄、有所企圖、已令各地軍警、嚴防白俄行動、

汪精衛會來滬
勾留數小時即返京

（大公社）記者頃據關係方面消息、中政會主席汪精衛氏、現悉曾於昨日由京乘自備汽車循京滬國道來滬、並聞汪氏此行、係料理私事、並無其他重要任務、故在滬僅勾留數小時、即行乘原車返京、

湘財廳長 談湘財政

（本埠訊）新任湘財政廳長尹任先氏、於前日由京來滬、晉謁財長孔祥熙氏、今日上午奉湘主席何鍵召往談話、討論湘省財政問題、及尹氏就職日期、中午應本市市長吳鐵城氏款宴、記者往訪於旅次、茲誌其談話如下、記者首詢以赴湘就職日期、據答、本人自經財部發表湘省財廳長後、近來晉謁財政部長及何主席等之催促、即辦理移交、前往就職、惟現因尚有其他事件未了、故就職之期、尚未確定、本日上午奉何主席之召、前往商談湘省財政問題、蒙何主席催促、現大約可於本月十五日前赴湘、嗣記者詢以湘省財政狀況、據答、湘省財政在何總長主持時、成績卓著、本人係湘籍、此次蒙調至桑梓財政、雖際目下問題重要、亦當勉力爲之也、據尹氏末謂、現本人定於明日晉京、在京稍作勾留即將赴湘、

吳市長 午宴何鍵等

（本埠訊）本市市長吳鐵城氏、於本日中午十二時在海格路私邸款宴湘主席何鍵、及新任湘省財政廳長尹任先、建設廳長余籍傳、及省財政廳長王平、及閻錫山代表李鴻文、至下午二時許始散、

商震在滬 接洽援救豫災

（本埠訊）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日前來滬、治牙疾、并因豫省災情奇重、故連日在滬向中央治災委員會委員長孔祥熙及本市各慈善團體接洽請求援助救濟、該省去年瞬雨失調、秋禾皆枯、復遭虫蝗之災、以致赤地千里、被災者達九十三縣之多、災區估全省十分之九、災民達九百餘萬、災區之廣、爲前所未有、豫省府前曾撥款試辦理平糶、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故商氏乘來滬之便、向各慈善團體商洽援助、聞商因豫省政務繁忙、明後日即離滬返京轉返汴封、

日預言家小玉稱 日本今年有災禍

（外論社）字林西報云、日本著名預言家小玉、例須於元旦後、每年預言一次、此次預言、因滯留中國之故、稍形延遲、據氏稱本年日本將發生罕有之暴風雨及水災、而東京關西九洲各地、有地震發生、時疫亦將隨之猖獗、惟收成甚佳云、政府人民須見通力合作、使國家趨於繁榮、議會之中、不復有爭執難決之現象、世界各國商業、皆有進步之狀、而日本則更有希望云、德國已擺脫黑暗時代、此後當漸入佳境、至法國處境、殊苦人陷深雪之中、方受寒氣之襲擊、其唯一出路、祇有靜待時機之來臨、法蘇公約、將呈解體、至蘇俄因政府人民仍能和諧合作、今後亦可日趨強盛、世界迪克推多、將繼續秉政至十五年左右之久、在國際政治中、美德俄意日五國、最佔勢力、

墨西哥駐華公使人選
中國表示同意

（本報南京一日電）墨西哥派任駐華公使人選、已藉得部方同意、即啓程離墨、在未到任前、由駐墨國公使館一等秘書歐陽度、全權負責、

孫科明晚入京

（本埠訊）立法院院長孫科、日前來滬分晤中監委王寵惠、兼料理私事後、現悉已定明晚十一時乘車返京、主持院務、又財次徐堪聞亦將同行、

日陸軍計劃 擴大航空局
杉山答民政黨質問

（同盟社東京一日電）二十八日在眾議院豫算總會第四分科會、對民政黨宮澤胤勇之質問、杉山陸相答謂、將來戰爭僅以陸軍航空隊、恐難對付敵軍、因此、應積極建設民間航空、以備戰爭時動員、鐵道省每年似有六千萬元左右之不待趕急使用財源、故將民間航空委交鐵道省辦理、以此財源爲基礎、與鐵道輸送並行、強化航空輸送制如何、杉山陸相對此提議表示十足同意、蓋此爲軍部本來抱懷之計劃、陸相擬於議會閉幕後、實行改革行政機構時、與米內海相提攜、實現此計劃、據陸軍當局之計劃、合併鐵道遞信兩省、改組遞信省內航空局、並擴大其內容、分航空・鐵道・遞信三部、其行政地位與現在各省同等、以各部長官爲綜粹行政長官、由國務大臣總轄之、

新任中將 舉行親補式

（同盟社東京一日電）新任師團長之親補式、今晨十時於日皇親臨之下、在宮中舉行、日皇對左列五中將、賜以親補勅語後、由林首相傳達職記、任命西尾壽造爲近衛師團長、山田乙三爲第十二師團長、松井命爲第四師團長、土肥原賢二爲第十四師團長、磯谷廉介爲第十師團長、又新任軍事參議官中村孝太郎、因病未能出席、第十九師團長尾高龜藏、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均在前任地尚未返京、由陸軍省分別傳達職記、

陸軍調動 今日發命令

（同盟社東京一日電）陸軍省一日正式發布人事移動之命令、其中如左、諸人奉待命部職第五師團長林桂、第十四師團長松浦淳六郎、參謀本部附山岡重厚、第十九師團長鈴木美通、東京灣司令官浦澄江、朝鮮軍軍醫部長小池正晁、陸軍部醫學校長藤井一、

住友事業 今日起改組

（同盟社大阪一日電）日本住友合股公司爲住友財閥之最高機關、統制銀行信託保險等金融事業、永遠輕金屬伸銅鋼煤炭等重工業及化學工業倉庫業交通房地產等各種事業、該公司廿八日特召開全體股東之臨時會、決定解散公司、並將其營業與職務負擔讓渡於三月一日成立之住友合股有限公司、住友合股公司之改組問題、自去年年底實施化、係內部要求改革機構之具體化者、新設住友有限公司、資本金爲一億五千萬元、其職員如下、社長住友吉左衛門、董事長小倉正恆、董事八代則彥、松本順吉、今村幸助、鷹府雅一、吉田俊之助、由本信夫、監查員大平賢作、岡橋林、

西政府軍包圍 瑪拉諾薩鎮

（中央社瑪德里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本社訪員羅林特訊、京城東南面瑪拉瑪河附近瑪拉諾薩鎮、現爲政府軍所包圍、今晨國民軍數次進攻、意圖逐退政府軍、但奮戰數小時之後、政府軍陣地屹然不動、國民軍卒未得逞而退、此外、京南託勒杜城一帶國民軍、現忍恃該城東北門一帶設防固守、政府軍乘其不備、攻入國民軍陣地、當於偵悉陣地形勢之後、安然引退、

王克敏抵京

（本埠訊）前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氏、自赴津數居後、業將年餘蒞未來滬一行、茲據記者向此間關係方面探詢、王氏以要公須謁當局報告、業於今日由平抵京、正分謁各委員長等請示中、預計二三日內事畢、即將來滬一行、俾料理此間私務、

陝考古會 發掘鬥鷄台

（西安通訊）陝省考古會、爲繼續進行發掘鬥鷄台古物、陝變時、曾中斷工作、據悉、留陝一部份之古物、現已整理竣事、與運北平研究院所屬之古物順序編列、以便統一管理、至本年春季發掘工作、範圍已決定、爲寶鷄鬥鷄台東完之遺址、俟工作組主任徐炳昶等到省後、即繼續進行、

徐永昌即返晉

（本埠訊）晉綏綏靖公署主任徐永昌、日前偕該省財政廳長王平等、由京來滬、已匯多日、除徐氏訪晤各方晤談外、王平會謁行政院副院長兼財長孔祥熙、磋商晉省財政事宜、據悉、徐氏現以離晉日久、故擬於一二日內即離滬北上、逕返太原、

駐朝鮮總領事 范漢生將返任

（本埠訊）中國駐朝鮮總領事范漢生、前因述職返國、現已公畢、今晨由京乘車抵滬、下榻新亞酒樓、范氏請假期已滿、定三日由滬乘日輪上海丸啓程赴日、轉赴任地銷假、如屆時滬上私事不能料理告竣、將展至七日啓程、

捷南德擁希黨 要求自主權
向捷政府提出條件

（中央社捷京二十八日路透電）捷克南德擁希（特勒）黨、即蘇台德派領袖亨萊恩、今日向捷政府提出條件、要求捷克西部德意志語言少數民族獲得之地位、與其自主、亨萊恩對於二月二十日捷政府正式佈告之少數民族協定、不予承認、並於今日在奧西格地方演說、聲稱捷政府與德國合政黨所訂立之協定、不能解決德籍內由百萬德籍民衆之願望、並謂自主之要求、並不侵害捷克領土之完整、亨氏並聲稱、倘彼之主張不受容納、彼將向日內瓦國聯抗議、責捷政府以文化壓迫加諸德少數民族、查前此捷政府曾于境內德籍少數民族、已作相當之讓步、如工廠及公務人員必任用德人、并發給多用德國語言等、

人人可用 人人合用

招請各埠經理

常用此粉且有連獲二千元之希望

最經濟 最靈驗

胡蝶擦面牙粉

面上積垢一擦即淨 用胡蝶擦面牙粉後 不需香皂

光滑白嫩如敷霜膏 用胡蝶擦面牙粉後 不需膏蜜

輕施淡抹清香四溢 用胡蝶擦面牙粉後 不需香粉

以此粉刷齒又能滅蛀白齒固磁除口臭 此粉以去垢皂粉及美容特劑製成絕對不用飛石粉故用以擦面保證不損皮膚

華南實業社出品 全國京廣雜貨煙兌店均有出售

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社址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　八〇一〇五　轉接各處各部
電報掛號　八四〇八
發行人　C. V. Starr（史帶）

無條約時代 英美之太平洋政策

（外論社譯外交時報）

（一）

華盛頓倫敦兩海軍條約昨年末失效，本年乃無條約時代之第一年。而在此第一年之初頭，早已由英美傳出種種不快之消息。倫敦方面傳出者，爲每日郵報記者海克遜·巴維達氏關於「英國太平洋防備案」之記事。據稱：本年七月新船渠（改容五萬噸）完成後，皎時新嘉坡根據地可收容二隻主力艦；而設如以一千萬鎊建造中之設備再完成，則新嘉坡至一九三九年可成爲蘇彝士河以東最強大之海軍根據地，同時，在五月之英帝國會議，將提出太平洋艦隊新設案，此項新艦隊，鑒於以前東洋英海軍力不包含主力艦故，固地防務上主要之缺陷，故以主力艦五隻作主體，而配以數隻適當之巡洋艦航空母艦逐驅艦潛水艦。而此若將自治領之軍艦編入，則其實誠有可觀。

太平洋艦隊之再設與新嘉坡根據地之擴大，互有密接關係。太平洋艦隊之再設，由新嘉坡海軍根據地之擴大及強化，始有實現性；又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之擴張，前係以太平洋艦隊之再設作前提，始有意義。

而切望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之擴張者，不獨自治領國；傳荷領東印度，亦深盼早日實現。事情既係如此，則作無條約時代之準備，新加坡作蘇彝士以東最大海軍根據地之工事不斷之進行，不能不謂係當然之事。

（二）

次據紐約，傳美海軍長官斯瑞遜氏已發表建造三萬五千噸級主力艦二隻之計劃，據同長官談：此項主力艦搭載之主炮，究爲十六吋之炮九門，抑十四吋砲十二門，則尙未定；惟美海當局之意則已決定採用十六吋炮。

此電繼續又一節，有由紐約的關至尼加剌喀運河之消息。即下院海軍委員長魏里遜偕上院海軍委員長渥爾修氏，設得羅斯福大總統之諒解，則將在今議會提出開鑿尼加拉喀運河案。此項開鑿運河所需之經費，計七億三千二百萬美元。

在此已入無條約時代之太平洋愈將多事之際，美國認大西太平兩洋間運河之軍事價値已愈增大，企圖正對巴拿馬共和國之條約，進行改革巴拿馬運河之行政，欲由此以使同運河之防備統一强固；同時且更企圖開鑿尼加拉喀運河。其目標皆係在於太平洋艦隊之遠東，毫無可疑。[illegible]巴拿馬運河不僅[illegible]不便，且艦隊[illegible]通航之危險，而以着分散危險之故，遂有開鑿尼加拉喀運河之計劃。

今日計劃開鑿尼加拉喀運河之另一動機，或亦係與美國之渡洋作戰相關聯，爲着考慮主力艦噸數之增大，巴拿馬運河巨艦巨船之通航不便。三萬五千噸以內之主力艦，尙能由同運河通過；而主力艦噸數四萬五萬噸之場合，則巴拿馬運河毫無作用。

又電傳美國海軍建設新主力艦二隻之速力爲二十六至二十七秒者，蓋因考慮空襲，在堅固裝甲之必要上，不得已乃犧牲速力，由此亦可知美國之海軍建艦方針，仍不斷進行巨艦巨砲主義。而美國之太平洋政策自入海軍無條約時代，恐必加更表露鋒鋩。即巴拿馬運河行政之改革，尼加拉喀運河之開鑿，巨艦主義之固執强化等，皆係相互保持密接之聯絡。

（三）

〈於無條約時代，英美兩國以同樣之步調，欲進行強化在太平洋之海軍力，其目標果何所在乎？又英美在其太平洋政策上將採取一致之行動乎？抑採獨自之行動，止在必要之境合一致乎？

英國之太平洋政策，既如上述，重點在於太平洋沿岸英帝國領土之保護及各領土間交通之擁護。慮於前者，即英帝國領土之保護，不是否與日美爲假想侵略國，不必過問。太平洋沿岸各自治領土異常關心新嘉坡海軍根據地之擴張，不斷作種種物質的貢獻的，則恐係爲着長懷日本之太平洋侵略主義。故極少由自治領土之立場言之，新嘉坡海軍根據地之強化與太平洋艦隊之再設，係以日本爲目標，並非以美國爲目標，一目瞭然。設若英國海軍當局者之意圖使自治領土懷疑在於與美國海軍之對立，則自治領土不僅將立即激收對於新嘉坡之援助，且恐或將與本國絕緣。

英本國太平洋政策之一，在於自治領土與屬領地之保護，既如上述，而另一則關於中國問題。即擁護在中國之利權，乃英國太平洋政策重要之另一半面。此種爲着太平洋政策之遂行之重建强力的太平洋艦隊，及建設根據地，乃認識對華政策遂行之背後有必需武力支持存在之證明。

英國之太平洋政策，自然是依然被歐洲之形勢所左右，故不能決定何時不有非將太平洋艦隊調開之情事發生。在事情若可之範圍內，仍採與昔日相同之親日政策。英本國當局者恐不似自治領土當局者之神經過敏相保日本對自治領土將採侵略政策；但對於中國問題則不甚樂觀。段投日本積極政策與英國在中國本土政策之衝突。而若此種衝突不能回避時，則必採取當認眞之態度毫不躊躇，故在擴張新嘉坡根據地與重編太平洋艦隊之重點上，英本國當局者與自治領土當局者間，有多少不同之見解。總之，英國海軍之遠東方針，與日英同盟條約存立之當時全然不同，甚公明白。然則美國之太平洋政策果如何乎？

（四）

關於美國海軍之渡洋作戰，已如上述。而美國冒險毅然欲作大艦隊之渡洋作戰，其目標何在乎？渡洋作戰之性質上是進攻的，不是守勢的。故關於美國海軍之採用渡洋作戰，並非出於守護美國本國之防禦的目的。其目的不外欲造成美國海軍進攻遠東之理由，爲中國問題。美國認日本之侵略中國有實現性，而此公其兩種態度對付此種情勢之手段中之重要的一種。兩種手段爲外交與武力，而最後的手段，則欲採用武力也。

日本準備大戰之現狀

（外論社譯自莫斯科眞理報）

日本現正鄭重而徹底準備大陸上之「大戰」。全世界報紙所證實之日德軍事同盟之成立，乃日本帝國主義廣大侵略計劃之顯明新證據。「大戰」之準備現正以猛烈之速度進行。近四年來之日本工業仍繼續處於軍事膨脹「繁榮」之不健全階段中。

日本軍事工業已有高度發展，造船塢，兵工廠，飛機及坦克工廠，生產爆炸物及軍用品之各工廠，均已用最新之技術力以改造。然而此種軍事工業僅能局部滿足戰時日本之極大消費。於戰爭時期日本之五金製造及機器製造部門，均應改組供戰爭需要（此事於現時大半已告實現），此事至爲顯然。

最近三年來，日本特別注意發展有特別重大軍事意義之工業各新部門。此種部門，即飛機，坦克車，化學，槍砲，汽車，自動機及人造絲等部門是也。此種工業部門之工廠及作坊之每年生產力，於一九三七年，約計生產坦克車一千六百輛至一千七百輛，飛機三千架至三千五百架，引擎一萬具至一萬二千具，鐵甲汽車一千五百輛，汽車一萬輛至一萬二千輛，大砲一萬尊，機關槍十五萬架，自動槍一萬架。

此種軍事工業之發展固足供和平時期陸軍之機械化及技術改造之用，及造成戰爭初期軍備及器械之動員準備。然此一軍事技術之準備水準，欲進行『大戰』則至不足，尤以牽延之戰爭爲甚。

日本於經濟關係上乃一薄弱之國家。其第一缺乏作戰原料（鐵物，棉花，煤物，有色金屬），且必須從國外購買此種原料。此種情形包含若干危險之後果。易而言之，日本所發動之戰爭，其結果大半依靠『他人之善意』爲轉移（於此有賴於外國輸入）。日本現時所有之大批原料候備力量，固無濟於事，蓋其難於造出必要之數量，日本之缺乏資源從事於此即其一端。所以日本欲能進行『大戰』，即需任何之援助，且需極可靠之援助。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簽訂之日德『協定』（事實上乃一軍事同盟條約），適爲規定此種援助者也。遠於此一軍事同盟成立以前，德國即已竭力予日本以軍事技術上之援助。德國之軍事專家及技術家均在使日本之軍事工業部門革新與擴大，主要如化學業，機器製造業，自動戰甲坦克業，飛機業及五金業等是。德國曾將若干祕密發明讓與日本軍事工業會社，該項製造方法之實行，將使日本化學工業，五金業及飛機工業之生產水準大爲增高。

德國專家之計劃現已開始實行。然日本之五金業，——五金業乃現代國家成勢之主要證據，——雖則近數年來以最高速度而開展，仍將爲日本帝國主義若干年中之「弱點」。按其最近三年發展黑色五金業之計劃及建造之煉爐斷之，日本至一九三八年終，將擴大鋼鐵生產二，二〇〇，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〇〇噸。至即較之一九三五年將增加生產一倍，由是觀之，即令按照德國計劃完成其工業之改造以後，日本於黑色五金業一端乃皆最落後之國家。

應附帶說明者，蘇爲日本國民經濟每年生產價値，以人口計算，每人約合二百二十圓。此數較之美國及其他各國少十倍。故不能將日本列入富庶或小康之國家內。

日本之財政系統陷於極度緊張及極大混亂之狀中於今數載。現金準備較之一九二七年幾已減少二倍，現有之金則不過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譜。近數年來之國家預算均有極大之虧空（每年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日本之國家債（外債及內債）現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鉅。

日本農業經濟仍在不斷衰敗中。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前，農村經濟總生產之價値，計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而於一九三五年終已低落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最近六年來種田肥料貨量强化，致使歉收一年。因農村生產品及農村需要之工業品間價格日趨懸遠之故，將鄉村所有之最後資財亦搾取殆盡。

日本之農民已陷入貧窮與絕望之苦境。農民遭受三重壓迫：地主奪取收成之百分之六十，國家徵收之苛捐雜稅年年俱增，壟斷資本規定工業品之最高價格及農產品之最低價格，以搾取農民之最後血汗。

日本報紙不異口同聲討論「農民問題」，特別予以注意。對於此一問題，蓋日本之陸軍百分之七十之人員皆由農民出身。農民之悲劇狀態乃日本帝國主義之一最大弱點。

日本軍人已擬定繼續擴張軍力之計劃矣。此計劃定於五六年中實現，已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日本軍閥不顧全國極度慘重之財政狀態，竟爲實現此種計劃要求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會事實上此乃表明該計劃所定之各年內，軍部預算提高五萬萬至六萬萬圓。據日本報界所述材料斷之，擴充陸軍計劃中之一般要點如下：

第一，擴充新步兵八師團，並增加步兵之火力（機關槍，大炮，自動步槍，防空與防毒之戰具）。

第二，於日本國內及於亞洲大陸上新物質部門繼續擴充空軍力量（如以新式最大飛機加入）。

第三，以成立新部隊及以新物質部門予以改造之途徑，擴大與加強野戰重砲隊及防空砲隊。

第四，繼續擴充鐵甲車及自動機之部隊與聯隊。

第五，擴充工程軍及化學軍，通訊隊及交通隊，並將此部隊中輸入新技術。

此種陸軍擴充及軍事技術革新之計劃實現，即使陸軍於數量上及質量上均將大爲加强。此種陸軍之擴充決非國防之需要所引起，爲日本國防之用，以其現有陸軍之半數則足矣。

日本需要此種擴大陸軍乃爲重新向亞洲大陸實行侵略與佔領。該計劃之實行乃增加日本陸軍百分之五十以上，而陸軍之總數將超五〇〇，〇〇〇人以上。（據官方統計，現有陸軍總數爲三四〇，〇〇〇人）。此一軍事計劃現已着手進行，現正進行新立四師團之準備工作，工程營，運輸營及航空營，以及重炮隊及騎兵砲隊，新現皆將改編爲獨立之組織，砲隊等等亦在成立中。

陸軍之擴充需要大批軍官，且需要各種專長，蓋陸軍將有技術改造及現代化故也。日本之所有軍事學校現時正在根本改組，步兵砲兵及騎兵各校均在組織新部門及新班次，交通學校且已擴充招生名額。新戰車及工程學校亦正在成立中，總參謀部學校亦同時進行擴充與改組。此皆證明軍官幹部準備之廣大規模。然軍官幹部問題至早須經過三年始能解決，此三年中將深感現代軍事技術專家人數之不足也。

已擬定且已實行之日本陸軍之大肆擴充，將需要大宗款項（一般正式宣佈之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尤鉅），將使國內財政狀況愈見緊張，且將要求人民方面更大之犧牲。陸軍之擴充將與日本帝國主義之新困難之增加並進也。

日本帝國主義之社會基礎已大遭破壞與動搖。勞動大衆之極度貧化及其狀況之愈趨惡化，社會矛盾之加厲及反動力之加強，證明統治制度內在之極大弱點，在總動員之情形下，此事必將表現在極大之矛盾，此事至爲顯明。

後方之弱點使日本帝國主義之聰明代表極爲不安，彼輩與日本軍閥冒險分子昏迷野心相抗而施其作用。然以林銑十郎爲首之新政府上台，證明日本統治陣容內現階級之鬥爭中侵略派已佔上風，林銑十郎之內閣乃表示更加強戰爭之準備。

日本軍閥之近視分子對全世界呼號，謂「大戰爭將不久」，且以迅速戰勝爲目的。此種理論乃表示對現代戰爭性質之無知。代之戰爭，戰爭將長期而廣大規模，其將使千百萬人捲入漩渦，其需如是之努力及如是之緊張，殆非日本帝國主義所能勝任，即令其獲得德國法西斯蒂之軍事技術及他種援助。○○○

西班牙內亂與各國干涉（續）

書佛

又如巴里阿尼克羣島一日化爲假想敵國底軍事根據地，在法蘭西方面，也有被其遮斷向阿非利加殖民地的通路的危險，而感受着莫大的威脅。再則英國對於德意底勢力伸入於西地中海，想也是沒有可以歡迎的理由的！這在蒙德婁會議中，對於充塞達達尼爾海峽向東地中海的軍事進出的通路，曾作最大的努力的英國的態度，是很明白的。同時，德國的勢力之伸張於西歐，這不僅是法蘭西的[illegible]，就是意大利也是極不喜歡的。意大利在今日是一面同德國握手，一面又極怕大德意志帝國的出現。

在這樣微妙的利害關係的錯綜之下，英法乃取同一的步調來努力遂行其對於西班牙內亂之不干涉政策。於是，由於英法的不干涉協而成立的對西不干涉協定，要之是在防止不日的西班牙內戰的直接發展，而成爲歐洲的國際的動亂底危險。但是這種不干涉協定的實效，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一樣。於是，基於倫西政府向國際聯盟理事會的提訴，英法兩國欲乘西國內戰的膠着狀態，在去年末，曾共同提出調停案的提議。但是對於這種調停案，因爲在政府方面堅要保存如上所述的餘力，國民軍方面也以攻略馬德里在即而氣燄萬丈，故遠西班牙當事者雙方面，都沒有得到甚麼反響。然而在他方面，以承認阿比西尼亞的合併事實爲條件，意大利正在進行其關於地中海的調整工作。（未完）

章太炎重訂三字經（下）

又如舊本「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遼與金，皆稱帝。元滅金，絕宋世。」這八句裏邊，毛病很大。「南北混」的南北，沒有來源，一也。遼沒有歸宿，二也。重訂本改「炎宋興」爲「趙宋興」，改「皆稱帝」爲「皆夷裔」，無關文理，舊病仍存。至改「元滅金」爲「元滅之」，則讀者必會誤以遼與金皆爲元所滅無疑，反不及舊本的清楚。

又舊本「小學終，至四書。」「小學」當即指「八歲入小學」的小學，或朱子所編的「小學」。今重訂本注云，「小學即前所謂書學。」這恐怕不是舊本作者的原意！

總之，這個重訂本三字經，本非章先生經意的著作，所以我們不能在這裏求全責備。反之，我們又可在這個重訂本三字經裏，看出一點章先生和易的性情來。如加大戴禮及國語於經，固是章先生的意見（當然亦受段茂堂等人的影響！）却仍保留四書的名目。依舊本取五子，而加以四句美觀的引言：「古九流，多亡佚。取五種，修文質。」屈原賈誼以外，於文取韓柳，於詩取李杜。凡此種種，都是章先生欲因俗以利導，乃由於他和易的性情使然，並不能怪他太隨便，太違他自己平生論學論文的意見！

最後，我們對於「三字經」在教育上的價値，還有一句話。章先生在題辭上邊說：「若所以詔小子者，則今之教科書，固弗如三字經遠甚也。」這句話我們實在不能同意。我們教育兒童，當然不能使他專憑記性，即就記性言，無論舊本三字經或重訂三字經，都不是兒童讀誦的好本子。現在小學所用的教科書，固有比三字經更陋劣者，然以教科書的方法，自是教育兒童的正軌。章先生徒以成人的「讀書法」爲標準，所以有這樣的偏見。憶十數年前，北平某一個「心理學家」，替三字經大作宣傳，大意說三字經是世界第一本好書。這樣的人，實在連三字經尙未懂得；他的愚頑可憐，而他的大言欺世實最可惡！若是一個真正的心理學家，必覺得三字經的頭兩句話便不可靠！

肉

鄧冠群

有朋友從綏遠來，他是在那邊開墾的，你只要望望他那個極其老實的七相，說起話來滿是「一做工——做工——」的。他的心裏永遠是有着信仰，他爲信仰非常堅實，什麼也搖動不了他「一做工吃飯」的觀念。

這開墾的朋友帶來了一些土產，——兩隻野雞和一袋包頭饅頭，是非常實用而有意義的禮品。

晚餐的時候臨時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一個是好沉默又消稽的朋友，另一位是喜說話的馬先生，他戴着近視眼鏡，說起話來老尖着嘴，他的一舉一動令你不笑是不可能的。

『肉！』『呵！我正想來吃你們的肉！偉大的肉——！』

一腳進門，他聽見主人招呼他吃從綏遠帶來的肉時，他不等招呼人就嚷起來了，他的表情上掛滿了使人發笑的材料，接着他發現屋主人的聲音在另一間屋子裏發出來，他睜着這兒那面，才辨出是在便所間裏，他匆匆的像沒有聽見作揖嘍笑的聲音跑出去了。

『不要來！不要來！喂！……』

『蔡先生！在那兒哦！有肉嗎！我要吃你的肉啊！肉！肉！我頂喜歡肉，我就歡喜肉！』

他又匆匆的跑出來了，好像才知道那面沒有肉，他仍是顯出高興，『肉啊！偉大的肉啊！』

這時候窗外的風刮的利害，時時使窗子上的紙片發聲，我們圍坐在火爐的旁邊，火時常從爐門裏，伸出鮮紅的舌頭來。我正吐着一個烟捲圈，從烟霧裏探着每一張喜悅的臉。

馬先生在一張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來，伸出手來烤火，許多隻眼睛注望着他，『一個天外面怪冷啊！』『不過有肉吃就不冷了！』他這樣的自語，使滿屋子的笑聲，像突然漲起了潮水，一急間又平息下去。

『你幾時來？』他像才發現我，『才來呢！』回答的時候俺還沒收起笑紋。『吃肉的吧？』『也不致過那麼遠道。』我有趣的笑了，我的笑自然是以爲有點幽默。

還只一刻鐘的靜默，在很濃重的霧氣的空間裏，每人在回味各自感到的興味了。

『嘿！肉！肉來了』許多人像急水一樣移動着坐位，剩餘的烟屁股都扔到痰盂裏去了，心裏只是隨着馬先生『肉啊』『肉啊』的聲音搖晃。馬先生挾起一塊鮮紅的肉，『肉啊！肉是偉大的。』『偉大的肉啊！闊之歌頌了；』『生的呢！馬先生！』屋子裏人忙着叫起來，但馬先生並不在乎這，只在火鍋裏洗了洗，塞進會談話的嘴裏去了。『生的也行！』

我們吃完肉後綏遠來的朋友用着平凡的口氣講說他的故事了，『——有一個地方，荒年……人吃人了……』聽的人在心悸，身上的汗毛有上發泛，然而値得可怖嗎？戰場上，腐爛的屍首，鳥鴉爭着啄食了。

我們吃着這從遼遠地方帶來的饅頭，用槍刀剖割來的肉，一樣是平凡。

很晚了，各自走散的時候，馬先生又尖着有趣的嘴，呼着『肉！肉！肉』的肉也是從呼『肉』的地方跑進去？今天這肉，引起我們不少的興趣。

禮讓篇

蒼天

這屋子裏有朋友，有我；我是那朋友的賓，那朋友是這屋子的主人。

朋友沒有話說，我也沒有話說，我倆保持了數分鐘的沉默後，朋友在烟聽裏抽出兩枝烟，一枝遞給我，一枝他自己啣在嘴邊。我急於找到火柴，朋友盡主人之情的說道：

『我來吧。』

可是實際上我已經把火柴划着了。於是我便擎着划着的火柴向他的嘴邊送出，他推托着把臉，烟又拿回指縫間：

『不，你先抽，……』

『還是你先抽吧：』我舉着的火柴已經燃掉多半截了：

『你是客人，這怎能夠。』朋友的臉還未『就火』。

我依然舉着，火柴將要燒到我的手指了，我說：

『這爲什麼？——祇剩這一錁了啊！』一邊我馬上開始吸，一邊上又送過朋友那兒去。

火柴已經燃得靠近我的指頭，我的烟也沒有吸着，於是扔倒地上，朋友的更不用說，挾在指縫中。伸出另外一隻手又摸火柴盒，打開一看，空空的，朋友淡淡的笑，我亦淡淡的笑，——屋子依然是沉默的。

朋友在笑聲裏喚進僕人來，

『找火柴來！』

僕人出去了，我和朋友每人擎着一枝烟，朋友的烟一無所損，我的有點灰頭，——我倆相對無話。

看看錶，時間過去二十分鐘，僕人還沒有把火柴找來。於是我放下了烟嘆口氣，朋友也放下了烟，嘆口氣。

林文忠 折服龔定庵

虹

[illegible]定庵名聲都下，倜儻[illegible]交遊，而口若懸河，論及當世事，縱橫闡說，四座皆喑，與之辯難者，罔不辭易。一日，飲於某貴人第，林文忠公在座，定庵在席次，肆其縱橫之辯，又復風起泉湧，衆唯唯，而深譏當之；酒數行，座客有言當世多奸人者，長嘯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竟以若輩當之乎，客曰何謂也，公曰，子寧未之知乎，吾與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如公孫宏，期年化俗，猶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謂我有二策，足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而彼輩乃大言無忌，自信之堅如此，是亦非眞有過人之才也，不過見當時，人才[illegible]，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如此則必殃生民而敗國是，衆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也，此之謂奸人，君又安得以區區刀筆吏當之也哉，言已，滿座皆知公意有所指，定庵氣沮，改容稱善，不復如前此之放言高論矜持矣。

文人多壽

典于

不忘舊誼，時序新春，丙子已去，丁丑肇始。讀者展閱報章，有感於萬象更新，另是一番景色。茲當論首特寫此新春吉語，用誌祝忱。

文人多壽，係非空洞之吉語，更非頌禱之泛言。遠代姑不具論，近之如有清一代，文人之得享高年者，指不勝屈。可資參證者，如王文僖公士禎享壽七十有七，朱竹垞先生彝尊享壽八十有四，尤西堂先生侗享壽八十有五，沈歸愚先生德潛享壽九十有五，宋漫堂先生犖享壽七十有二，查初白先生愼行享壽七十七，方靈皋先生苞享壽八十有二，錢辛楣先生大昕享壽七十，紀曉嵐先生昀享壽八十有二，彭芸楣先生元瑞享壽七十，餘如姚惜抱，翁覃谿，梁山舟，趙甌北諸學者，均在九十上下，始歸道山。得享古稀者，尚不止此。紀諸史册，信而可徵。今世如馬相老，吳稚老，鬚髮皆白，猶復鑠童顏。願文人努力勿餒，同登大耋，不盡馨香禱祀之至。

暫不三色齋日記（十五）

主人長年奉佛茹素，恐旨酒，尤鄙肉食；是故屢絕葷腥，室無腥羶。乃以余故，特破例設醴，并饋火腿見餉。其情之厚，直不啻禁烟祖宗林則徐以鴉片煙款客！當之者，感謝之餘，鮮不爲格動得嚇槍（煙槍）却走者已。

實則是乃黃老之衣鉢。昔曾國藩即擅此術，當其敗於江西，軍心渙散，僚屬多有歸志。遂諭曰：「有欲乞假者，一律照准，事平仍期來歸。」（大意如此）而部屬轉無一乞假者。此則一欲擒故縱，以退爲進之精義也。這且不在話下。

其時，余憮悵之餘，攪欲賭咒發誓，作永不食肉之想……而戒飲之念，則未嘗萌。夫飲，必賴乎肴；攪見左手把杯而右持菜根者？況夫，火腿，肴之尤者也。故余亦即放下屠刀。

主人拖着渡弘願，挾伊尹一士不得其所，引以爲憾之志，食時由遠而近，徐徐引來。娓娓述說殺生之慘，素食之益，與夫歸依我佛之樂。法說生公，婆心苦口！身非頑石，一當然一點頭。

第三杯酒喝乾之後，主人垂詢對於佛氏信仰如何。余對曰：「我尤服膺佛氏「因緣」之說，如袁子才所言「此兩字是補聖經賢傳所不及」。舉例言之，如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十年面壁；樓子和尙樓畔聞歌，街頭立悟。若或使之？是「因緣」之至，不容自已也。……噫「因緣」既至，則瓜熟而蒂落，「因緣」未……（最後一片火腿進嘴，話沒說完。）

書懷

彥忠

鍵戶埋頭一卷披，百年心事付燈知，嗟余爲[illegible]算，羨彼蛾眉正入時。勁竹豈妨殘雪壓，寒梅都待曉風吹，唾壺擊碎愁無奈，呼取流光學祭詩。

○○○

關于柯紹忞先生（續）

桂濟伯

柯氏詩深厚的如釣魚城行：「一釣魚城，乃在嘉水濱，元兵三十萬，不及李夫人！夫人有兩兒，南朝王統制，蒙古李平章，統治問夫人，答言姜姓王，顧作將軍妹，恩義甚非常。時在嘉定末，蒙哥寇東川，統制守合州，苦戰二三年，人言涪水絕，城內沒神淵，饋之鮮魚，魚重十斤。饋可烹魚，飲美酒，十年按甲吾能守。砲風中人如中矢，釣魚城下蒙哥死！遺命得合州，大信勿留！可憐一城人，在釜中遊！臨安已降宋已亡，獨有合州不解兵。夫人謂統制：姜本宋家女，有兄在成都，呼來救汝。朝封一紙書，賚製一雙履，奉詔至得履，平章慈且喜，統制不合州，降者皆免死，至今合州受官，仍除招撫使。前有冉家兩兄弟，後有夫人奇女子」。此詩可當一篇史略看，而在詩裏記述一樁困亂的大事，同時還將當時情義寫出，倜淨大方，這是大手筆的技藝。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出，能詩的人，可以不一定被韻語所束縛，能有絕詞的能力，詩和文並沒有阻礙表現的地方。又他的寫景亦雄渾磅礴，如「澹川帶夕曛，滔滔與東往，青蒲閣水出，白鳥銜魚上。」「一登樓悲眺眺，放目秋色，晚樹倚扶疏，鳴蜩已蕭瑟。」又如：「禹貢畫九州，表海青徐大，蟹蟹股肱郡，南北舟車會。」「一山城盤盤如伏龍，睡頭上城樓高，城邊山盡地亦盡，軒窗咫尺懸波濤。」他的情慨爲宗祐，如：「一嗚呼成咸豐末，往事[illegible]壞胸膽，一人生難一世，志士應踏！」「[illegible]逾逾風燈，終然命翻逐，歸逆旅吾廬占」！

最後再記柯氏一首律詩，我們可以看出他老先生晚年的情況，「一團城景物遇高秋，拍岸漣漪淼淼流，沙堤鳴姿佩，遙看畫楫蕩扁舟。弓刀袪服千牛衛，朱門五鳳樓，又向昭華留一過，疲驢破帽此淹留！」柯氏是膠州人，以新元史一書爲東瀛學術界所推戴，得贈以博士學位，是繼東海徐菊人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完）

秦淮七歌女

張恨水

第五章　宴會與刑場（八十七）

何有德將兩隻肥巴掌，連連的搓了幾下，笑道：這倒是出於意料的事。紅玉道：我並不騙人。很久了，我想好好兒的吃一頓西餐，可是一個人跑了去吃，好像是特意爲了嘴，倒有些不好意思。你既然請客，我倒落得吃上一頓。何有德道：好好，一準提前時間，就是六點鐘罷。我還請誰？……紅玉道：還請誰？……男朋友加入，又成了敷衍的局面，毫無意思。請女客呢？在夫子廟唱戲的人，和那人沒有相當的交情，是不會來好好兒吃一頓飯的。何有德點點頭道：唐老板和李老板，都是爽快的人。李老板是心裏不藏事，有什麼說什麼？唐老板也是不拿虛僞的事欺人，所以不欺人。紅玉笑道：還要說出一個原故來。這些歌女們的花樣，可以欺瞞別人，怎好欺瞞何先生？何先生是夫子廟通。這屋子裏三個人說得針鋒相對，誰不肯相讓，小鳳靠了椅子站定，却望了他們微微的笑。何有德伸着頸子，望到他臉上來，笑道：你現在也應該有些懂了吧？小鳳抿嘴笑着，把頭低了下去。何有德鼓掌笑道：就是這個樣子，也很不錯。小鳳不久可以畢業了。小鳳笑着身子一扭，向外跑了出去，却同人撞了個滿懷。

歷史週刊

第六十九期

民國叛逆張勳

協萬

張勳是民國的叛逆，當辛亥革命的時候，張勳在南京做清江南提督，負固不服，後來雖給民軍的江浙聯軍攻克，但是張勳實力始終保持着，終至演成宣統復辟，國本幾為搖動。張勳的怎樣能夠做民國的叛逆，為什麼要做民國的叛徒，都是我們所應當研究的。現在約略寫他的生平如下：

一 張勳的童年

張勳江西奉新縣人，父名必大，一名統由，本來經商為業，家道小康，因遭太平天國之亂，棄家避難，帶了妻子裘氏，避居於鳳陽縣的磐石山，靠教書持生活。咸豐三年（癸丑），太平軍和清軍戰於正陽鎮，鳳陽各縣的居民，又逃避一空，張必大也帶了裘氏，從安徽的婺源縣再轉入江西。五月某日，抵樂平縣的某鄉，天已晚，當地居民都逃空，裘氏就住在一家破屋中，夜半便生下了張勳。這鄉村是樂平縣到浮梁縣出入的要道，軍馬天天來往如織，不是久留之地，必大要想拋棄了張勳這嬰孩，帶了妻子再逃，但裘氏誓死不從，於是伏匿在破屋裏，先後共十餘天，弄到食糧斷絕，不能不走，晝伏夜行，奔到萍鄉，投宿親戚家中。

咸豐六年（丙辰）萍鄉又告警，張必大帶了妻子孩子，想隨從親戚逃到上海樂土。未抵南昌，途中忽遇亂軍，親戚全家被擄，必大皇倉逃走，也顧不及妻子孩子，裘氏於是抱了張勳這嬰孩伏在叢莽中一日一夜，過巧有一個相熟的姓萬的經過，姓萬的扶她倆到了萬家，可是萬妻悍妬非常，裘氏母子時常給她侮辱。她母子倆忍氣吞聲住了二年多，後來，姓萬的到湖南去做小官去了，萬妻對之更虐待，一天，使裘氏帶了張勳去樵柴，回家時晚飯已吃過，萬妻說裘氏有曖昧事，因此互相爭吵，萬妻竟至動武，用杖打得裘氏頭破血穿。那時張勳已六歲，見母親給人打傷，也拾了石子投萬妻，萬妻也被打得血流滿面，裘氏和張勳便於夜半脫離萬家，再過流浪生活。

裘氏和張勳，既離萬家，想不着，到何處是好，但聞上海是樂土，仍舊想到上海來。一路行乞至貴溪縣，母子倆都害病，宿於貴溪縣的破廟中，幸虧有張天師上清宮裏的道冠某給以醫藥，病乃稍愈。道冠後來一問，知道也是張姓，於是替張勳母子倆介紹在一個法官家裏做僕役。張天師的上清宮在貴溪縣的龍虎山，自從太平軍發難之後，江西一片焦土，只有龍虎山靠了張天師的魔力，太平軍清軍都相戒不敢進去，張勳母子倆便很安逸的住在道院。

張勳童年時，性已很悍橫，時常欺侮人家小孩，自命為小孩的大王。裘氏很不安心，於是懇求鄰的主人法官，送到私塾裏念書，張勳在那裏念了近乎一年，已不耐煩了，時常逃學，而私塾中，更東打西擊，要小孩都服從他，聽他指揮，塾師見學生愈弄愈不像樣，便把張勳驅逐。張勳便強迫其餘的小孩也不要去，鬧起風潮來。

張勳童年時最喜歡聽說書，時常到山下茶館中，聽三國志水滸，很羨慕其中的人物，聽到得意處便手舞足蹈，有人稱之為風魔兒。這時張天師年已很老，膝下無子，很歡喜小孩。一天清侍郎某上山拜謁天師，天師送至宮門外，忽見張勳正在指揮一羣小孩戰鬪，天師很驚奇，問其姓，也說姓張，問他是否山中子姓，又說不是。天師因此從法官家領入上清宮。

張勳既入上清宮，天師便拿輕苦的事給他做，還教他念道教經典，張勳也不耐煩，而天師族中以為天師留不同宗的孩子，有亂種族血統，羣起反對。後來老天師害病，深恐死後她倆不能留此，便介紹於侍郎許某處。張勳母子既入許家，張勳凶暴之性仍未稍改。但是侍郎很優容他。當時太平天國已失敗，金陵已克復，人民逃散的漸漸歸來，裘氏也想回鄉，探夫下落，後聞夫已為太平軍所虜，在商邱患疫已死，裘氏回鄉之念便停止，這時張勳年已十八歲。後來裘氏也死，張勳仍留在許家，可是張勳劣恨性仍未改，終日與無賴為伍，並謀劫其寵婢，閱數年，以匪事入獄。後遇赦釋出，又投許氏。適值當時中法交戰，張勳很想投軍自效，許乃作書介紹於廣西提督蘇元春麾下。

二 張勳之入蘇元春部下

光緒七年（辛巳）張勳年二十歲，由侍郎許某的介紹，入廣西提督蘇元春部下。蘇元春輕財好友，性亦勇悍，一見張勳便很器重他，擢為營官。不一會中法議和，張勳未有所建樹。

光緒八年（壬午）升管帶，帶兵共三百餘人，張勳為人豪放，一任兵士之專橫，但很能籠絡兵心，兵士很能効命，所以捕盜擒賊，頗著功績。

當時蘇元春部下最能幹的是陸榮廷，陸榮廷很反對張勳任兵驕橫，一天，蘇元春召陸張至署，由蘇元春的紹介，結拜為兄弟，相從甚密。一天新桂撫蒞任，於是有閱兵之舉，蘇元春全部將士都會操，結果陸營最好，後將士比武，陸榮廷箭法槍法都精，而張勳一無所長，張勳於是自覺慚愧，便跟從陸榮廷學了不少軍事知識。

蘇元春是戲迷，每逢誕辰宴會，時常粉墨登場，尤其善扮演二花，在部下一般將士如張勳輩，也時常唱戲胡鬧，後為某御史奏至朝廷，朝廷派桂撫查辦，於是張勳等便遭免職處分。

三 張勳之入袁世凱部下

張勳既失職，便漂流至上海，因唱戲胡調的關係，和海上名伶孫菊仙德珺如很相熟，後又由德珺如介紹路三寶九陣風王九齡等。張勳和路三寶很投機，便拜路三寶為師，結果一無所成。一天忽有周鳳林者，蘇人，本崑劇名旦而轉入京班者，於路三寶處得見張勳，很看重他，以為非凡之才，仍以當兵為宜。張勳從此隨從周鳳林，近十年光景。光緒十三年（丁亥）張勳隨周鳳林到天津，那時袁世凱方從朝鮮歸來，朝廷命練新軍，周鳳林因此致書路三寶德珺如等，使向袁世凱說項，那時路三寶等正供奉內廷，和兩宮和外臣都互相結納，所以經路等說項後，袁世凱便授以防營官，從來委為某營庶務長，一年後，便擢升為營長，不到三月因不明軍紀而撤差。袁世凱又薦至防營做管帶，因勳頗得力升幫統，再二年升統領。

四 張勳受清廷的知遇

升練軍副使　雲南提督　江南提督——

張勳做統領以後，還想求清廷的知遇，每年必請假輦金入都，懇託三寶等再為活動，經路等介紹於慶王府，於是袁世凱便很忌他，但又無可如何他。張勳也自知袁世凱對他有隙，便又托蘇元春介紹於宋慶，再從宋慶得入宋部下。後來清廷忽授以練軍副使，幫辦北洋練軍。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攻入京都，兩宮倉皇出走，張勳聞警，便率兩營星夜趕赴，至雞鳴山，聞兩宮已渡洋河，便不入宣化城，也渡洋河西行，至十八盤山附近某村才追及。德宗使宦者宣諭，命停止行軍，傳統兵者進見。張勳進謁，伏地痛哭，奉駕西行，食物很多，并自請隨扈。西太后大喜，隔幾天，王文韶也到，四路勤王的兵都齊集，德宗才命張勳回任。和議既成，於是追敘出走時諸臣功勞，張勳因得授雲南提督，宣統三年十月，清廷命程允和為長江水師提督，便調張勳移統駐紮江南浦口各營。四年八月武昌民軍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清廷以南京為東南屏障，便任張勳為江南提督。

五 張勳辛亥固守南京

當辛亥革命起義，張勳任江南提督，會同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以駐防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當時徐紹楨已和蘇浙民黨相約，一俟措置就緒，馬上起事。張人駿也想逍遙，不料此事為張勳所知，遂用兵包圍張人駿宅，并將其衛隊與防營旗營合擊徐軍。一說張人駿也已和民軍妥洽，命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發難，當時張勳以為民軍既先結洽於總督，也必關說提督，於是命幕下草就與民交換條件，以待民軍使者之來，不料等了一晝夜，使者竟沒有來而徐紹楨正在調兵遣將，於是為先發制人起見，劫張人駿，命防軍襲擊徐紹楨，徐軍挫于秣陵關。徐軍便退守鎮江。

張軍既勝，於是在城中大捕民黨與學生，凡無辮者均難倖免。

徐紹楨既退守鎮江，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滬督陳其美，皆來救援，推徐為總司令，克復南京，連戰於紫金山天寶城獅子山一帶，所向皆捷，浙軍砲轟北極閣，毀張勳大本營。張軍不支，縱火閉城，大肆淫掠，慘殺民眾，民軍既將克復南京，陳其美便電蘇浙請徐紹楨帶領聯軍追擊張勳。巧遇清廷派唐紹儀來上海議和，兩軍停戰。張勳部下既無軍紀，凡剪髮西服者，無不誣為革命黨人，格殺勿論，張勳自己因愛妾小毛子被擄，尤恨之刺骨，無以洩憤，亦惟借殺民眾而已。及張勳兵退浦口，於浦口地方亦屠殺無辜很多。

六 任長江巡閱使兼皖省將軍

當清廷退位時，張勳有[illegible]，阻止其力。[illegible]

袁世凱政府成立，袁世凱是其故人，張勳便又得志氣高揚。張勳因前後左右都是民軍，常惴惴不自保，於是信使絡繹，求媚於袁世凱，並招兵買馬，擴張兵力。袁世凱則因東南各省均入民軍之手，獨張勳為北洋人物，也要利用張勳，以抵抗於其間，張勳辮軍勢力的得盛，實以此故。

民國二年南方諸省獨立失敗，黃興棄南京，走上海，何海鳴復佔南京，鼓勵殘衆守江寧，袁世凱命倪嗣沖率北洋軍隊規江寧，由張勳為後援，張勳不待倪兵至，即率兵直趨浦口，進逼江寧。張勳既得江寧，便借防軍人為名，添招辮軍數十營。不多時袁世凱命馮國璋鎮守江寧，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倪嗣沖為安徽將軍，張勳既不得志於南京，便佔據徐州為根據地，徐州為津浦隴海交叉點，確為要害之地，其用心已很顯著。張勳以長江巡閱使行轄之名，請命於袁世凱，袁世凱命留馮國璋於南京，馮國璋不得已許之。後來張勳兼任安徽將軍，馮國璋就電請政府，撤消張氏徐州行轄，使歸安徽本任，馮氏一再請，張氏屢以江防為名不肯去。所部辮軍共計六十餘營，而駐於徐州者有三十餘營，每營五百人，計在徐州者有一萬餘。

七 張勳復辟

民國五年袁氏帝制失敗，張勳便以為國中從此非予莫屬，如馮國璋段祺瑞陸榮廷輩，其實都皆在其下，於是召集南北各省在徐州會議，表面雖非張氏召集而實張氏主之。當時國中有資格握政權者，有段祺瑞馮國璋陸榮廷徐世昌和張勳，徐世昌無兵力，馮國璋已補選為副總統，段祺瑞已特任為國務總理，陸榮廷亦為西南盟主，張勳素以老大哥自命，實際上無大權，其所以要走極端，此亦不失為一原因。

民國六年二月間陸榮廷進京，路經徐州，張勳邀之下車，一住數日，張常以復辟之旨相嘗試，蓄復辟之旨蓄之已久。當時歐戰方酣，因德國宣佈實行海上封鎖策，世界各國先後提出抗議，我國由段祺瑞主張亦提抗議，而黎元洪竭力反對。三月十日國會通過對德絕交案，十四日正式向德國宣告絕交，段氏又召集各省督軍省長入京，以事疏通，一致贊成對德宣戰。段氏將宣戰案咨交衆議院，而衆議院決議緩議宣戰，段系之督軍省長於是大憤，請大總統解散國會，而國會也請大總統罷免段祺瑞之職，黎元洪便遽免段祺瑞，而以外交總長伍廷芳代理，督軍團於是集於徐州，密謀抵制。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倡義與中央脫離，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山東督軍張懷芝，黑龍江督軍畢桂芳，督軍務許蘭洲，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福建督軍李厚基，綏遠都統蔣雁行，山西督軍閻錫山，第七師長張敬堯，第六師長李長泰等相繼宣告與中央脫離關係。[illegible]各省并且各[illegible]兵進逼京師，形勢至為危險；於對外之參戰問題，竟引起了國內的紛爭。各省督軍脫離中央後，在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有組臨時政府之陰謀，副總統馮國璋又密向國會辭職，黎元洪很覺危險，於是用王士珍李盛鐸之主張，召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處，豈知張勳別有抱負，便演成了復辟的活劇。

六年六月七日張勳率武定軍五千北上，八日抵天津，先派兵入京，並電黎元洪限日解散國會，黎元洪迫於大勢，下令解散，十四日張勳抵京，三十日於是決定復辟。

康有為自從戊戌政變後，便組保皇黨，為保皇黨的首領，民國成立後，便卜居滬上，和張勳往返甚密。復有復辟的陰謀。督軍團徐州會議「有解散國會」「改組總統府」等項，已微露復辟意味，等張勳召北上，康有為便認為時機已至，赴南京說馮國璋，馮紿之入京。

七月一日晨三時，張勳等數十人入清室，奏請復辟，發佈上諭，宣佈復辟理由，擁護宣統重行聽政，一切制度都概復前清舊觀，並且大封功臣，赦免罪犯，張勳自稱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除張勳外並任命徐世昌為弼德院院長兼太傅，康有為為弼德院副院長，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內則恢復前清尚書侍郎，外則改督軍省長為巡撫。所特設內閣議政大臣以主持政務，議政大臣除張勳外，為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張鎮芳。

張勳既實行復辟，黎元洪便遷入日使館，並通報馮副總統，通電各省依法代理大總統職，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得以便宜迅即出師。七月二日晚段祺瑞由天津馳赴馬廠，得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的贊助，於馬廠誓師，通電反對復辟，不多一會，各省也通電反對。當時十二師長陳光遠在南苑，直隸督軍曹錕在保定，都電告出師，公推段祺瑞為總司令，號為「討逆軍」，在津設司令部，並推段芝貴為東路司令，曹錕為西路司令，兩路進兵北京。當時張勳所部定武軍在京，幾者不滿五千，後援為山東所阻，不能北上，定武軍在廊坊黃村豐台都吃敗仗，殘軍退入北京死守。十二日討逆軍入京，便演成巷戰，定武軍全部被繳械。張勳由其私宅南池子走東交民巷荷蘭使館，總計復辟一幕自七月一日至十二日僅二十天便告終。

○　○　○

總計張勳官跡所歷有廣西直隸雲南江蘇安徽五省，兩為防營管帶，一為新軍營長，一為防營統領，一為練軍副使，兩為提督，一為巡閱使，一為將軍，一為督軍，一為北洋大臣，一為議政大臣，生於咸豐三年（癸丑），投軍於光緒七年（辛巳），失敗於民國六年，展轉浮沉於軍旅者三十餘年。推究其發跡，萌芽於許文敬，蘇元春而得力於路三寶德珺如周鳳林等諸名伶的說項紹介，而又靠袁世凱宋慶榮祿諸人的提拔，其為人頗魯莽，恢復暴戾，貪婪淫惡，殆一軍閥之典型也。

郎窰考

楊寬

郎窰以仿霽紅名於世，為清瓷之名窰，然此窰創於何人，其歷史如何，傳說頗紛紜，朱琰陶說藍浦景德鎮陶錄為論清瓷之要籍，而於此郎窰之記載，獨付闕如，今略為爬羅舊說，約略考論之，此窰之創作者，舊傳有三說：

一．郎世甯　歷代瓷器譜主之，近人權伯華作古瓷考略（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二號）從之。

二．郎廷極　寂園叟（陳瀏）陶雅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主之，近人楊獻谷著古月軒瓷攷從之。

三．郎廷佐　清史稿唐英傳檢巢雜識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主之，近人綿辭源，向達作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見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一號）皆從之。

當以後二說為近是，前一說乃附會，今分別論之如次：

一．

歷代磁器譜為嘉慶年間無名氏所作，共四卷，僅有傳寫本，未嘗付刊，流傳甚少。日本故文學博士大槻文彥，嘗手錄之傳入日本，最近日本陶瓷專家上田恭輔，所著支那陶瓷之時代的研究，支那陶磁雜談，屢多徵引此譜。陶雅云：

「歷代瓷器譜，乃嘉道間人所述，不著作者姓名，文理譾陋，殊不足觀。其所列古窰，自謂出於景德鎮陶錄，[illegible]時，是[illegible]明代祭紅補闕之所有，此實近世仿說所由來。」[illegible]自稱得自固原董福祥家之手抄秘籍，所謂手抄秘奇者，實亦歷代磁器譜，非另有秘籍也。其言曰：

「民七冬，不才於役隴上，於固原董福祥家，假得手抄秘籍一册，內述我國古瓷甚詳。——自古代及清之嘉道間，凡瓷窰之建造人，地，時代，形色等，詳述靡遺。惟其語意，似一骨董商人，其生平見聞所得，隨手記錄，以備遺忘者。故其措辭，多譾陋不文，且間有費解之處。（書面鈐有「北京華豐局圖記」一方；書尾又附記嘉慶或道光某年月日，販賣某種古瓷，形式若何，得銀若干之賬簿數頁）。」

據此，權氏所據秘籍亦即歷代瓷器譜。以之與歷代瓷器譜，景德鎮陶錄相校，亦適相合，權氏古瓷攷略以郎窰為郎世甯創作者，當即據歷代瓷器譜也。陶雅云：

「譜載郎世甯所造紅瓷，以綠底冰紋為貴，米湯底次之，白底又次之，豈三底兼仿之耶？抑兩郎俱仿之耶？攷古之難如此。」

歷代磁器譜稱郎窰有三等，古瓷考略亦云：

「康熙間，又有郎世甯者，造霽紅器，最為貴重，共分三種：佳者冰裂紋綠底，次則冰裂紋米色底，再則冰裂紋口底。」

據此則古瓷攷略郎窰之說，全本於歷代磁器譜，可無疑義也。

寂園叟陶雅，否認郎世甯之說，其言曰：

「郎世甯，係法國人，康熙間所製之窰，乃江西巡撫郎廷極所仿，亦不只祭紅一種，非世甯也。世甯遊於雍乾間，善用中國筆作畫，皆為純粹造像，亦參用泰西界畫法，今之人，以明祭紅為郎窰，荒矣！又以郎廷極為郎世甯，尤為可哂！」

此論頗堅決。然陶雅又疑郎窰有二，前後議論頗不一，如云：

「郎世甯雖在雍乾時代人，其入中國式較早，郎廷極確為康熙朝之江西巡撫，安知雍乾時代不尚存於世耶？郎窰雖在[illegible]，此則言郎窰不再仿耶？」[illegible]

[illegible]，欄杆上之繪畫，及屏風上雖繪之甲冑徽章等物，始有意大利天主教之裝飾焉。」福開森，中國畫史亦謂郎世甯於圓明園繪西畫以為點綴。據此可知郎世甯曾付於圓明園工程中施洋釉繪畫，則郎世甯固非與瓷器絕無關者。說瓷又云：

「雍乾之際，洋瓷逐漸流入，且有泰西人士，即如郎世甯輩供奉內廷，故雍乾兩代，有以本國瓷器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畫筆均以西洋界算[illegible]

、蘋果底者，實德祭紅也，其尋常白底，則郎世甯所仿者也。然耶？否耶？」寂園叟海王村游記又云：「郎世甯係法國人，康熙時所製之郎窰，或曰非世甯所製，世甯遊於雍乾間，今之所謂郎窰者，考其時代，當在雍乾以前，或者世甯亦喜紅瓷，頗多仿製之品，遂以實豫漫稱之於世甯歟？」是寂園叟未嘗敢斷郎世甯無仿造瓷器事。及許之衡飲流齋說瓷，始堅決否定郎世甯之說，謂其與伊藤，許之衡與寂園叟為近鄰，今將兩書對勘，相同之處甚多，固有相因也。說瓷云：

「郎窰，近人最重視之品，既為郎窰，然所稱實有誤，蓋通稱郎窰者，大抵明祭紅之實石釉也。不必統名郎製。郎為郎廷極，康熙朝督瓷業之官，而肆人誤為郎世甯，世甯法國人，善畫，雍乾間供奉內廷，未嘗督造瓷。」

按郎世甯西名本為 Giuseppe Castiglione，為意大利耶穌會士，寂園叟誤為法國人，而許之衡乃踵誤之。其生世，故宮郎世甯畫集專號所附有小傳，日本石田幹之助作郎世甯傳考略，所述尤詳。（見美術研究第十三卷第三十二期，昭和七年第十號，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二十三期，[illegible]）[illegible]即郎世甯者，參預圓明園工程，刻經歐式宮殿，由是圓明園中非欄之勁樂[illegible]

據此郎世甯固曾畫洋瓷法行之。所謂古月軒瓷是也。古月軒，世甯及門弟子手筆，楊獻谷古月軒瓷攷云：「若脫胎轎色，尤妍栩栩欲活，小孩少婦顏色，郎世甯以料彩淡紅烘托，此瓷結費珏瑯，一器有值至美金五萬者。」郎世甯之畫既名盛一時，其畫珏瑯，亦珍貴，聲名既大，與瓷器又有關，時人於郎窰之附會郎世甯者，蓋非無故。

寂園叟許之衡以郎窰為郎廷極。許氏說瓷且謂郎廷極製瓷之事，賴見於藍浦陶錄，阮葵生茶餘客話[illegible]有記郎窰事，茶餘客話以為廷佐所造，非廷極也。郎廷佐為郎永清之子，廷佐字紫垣，其弟為廷極，廣甯人，清史列傳稱其兄弟俱曾巡撫江西，廷佐在順治中巡撫江西，郎廷極在康熙時，郎窰為廷極為是。郎窰之誠皆者[illegible]記云：

「按廷極字紫衡，廣甯人，鑲黃旗漢軍，蔭生，官至漕運總督。康熙五十四年卒，諡溫勤。四庫書目謂官至江西總督者誤，許謹齋[illegible]呈紫衡中丞[illegible]價：比事琳高，元精繼出推郎窰，[illegible]嗜古得遺意，致治餘閒呈舊事。地水火風凝四大，敏乎居稱團器，比視成宣欲亂眞，乾坤萬家歸陶甄，雨過天青紅琢玉，貢之廊廟光鴻鈞，又云：俗工摹效爭埏埴，百金一器何由得，則當時已極貴矣」據此則廷極實督造郎窰。所造者，有清史列傳檢巢雜識茶餘客話等書。清史稿唐英傳云：「順治中，巡撫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稱郎窰。」

檢巢雜識云：「世謂郎窰，據磁器中丞開府江西時所造，其做古成宣諸器，點水顏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極不可辨識，近豈易得見耶？」

茶餘客話亦云：

「又有郎窰，巡撫廷極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皆郎窰也。」

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亦云：

「世以郎廷佐之郎窰，誤為郎世甯，[illegible]為有識者所不取也。」

據此，[illegible]說瓷既從其非，[illegible]而不知所出，[illegible]茶餘客話記郎窰，錄兄弟二人先後督造，故諸書所記有異也。

歷代磁器譜，分郎窰為三等，最佳者冰裂紋綠底，次則冰裂紋米湯底，再次則冰裂紋白底，俱係鮮紅釉似橘皮紋，口若燈草狀。古瓷攷略又云：

「其花樣有硃砂龍，紅藍八駿馬，九蓮燈，大小獨釣，小青龍，黑龍，古紅，古藍，古青，四季花，小罐，有燈草底為精妙，可以超越前代。」其飲流齋說瓷「說雜具」云：

「郎窰瓷缸，裏與底作蘋果色，口邊則如米色，外體深紅，實光過人，奇偉之品也。若釉裏紅或淺雕雲龍者，亦頗足貴。若青花紅魚，繪魚藻者，雖康窰亦恆器耳。」

說瓷稱郎窰瓷有先後製之異，其言曰：

「郎窰有先後所製之分，凡裏外皆有開片而底足有燈草旋文，其色深紅如初凝之牛血，此先製者也。若後製則微有不同，先製者口底微黃，所謂米湯底者是也。後製者口底或作豆青色，或作蘋果青，所謂蘋果底者是也。先製者釉色深紅，後製者釉色鮮紅，惟釉尚透亮，不似窰變之肉耳。」

據此綠底乃後製者，是郎窰後製者勝於先製者矣。

介紹新刊

上海市博物館週刊——附民報每逢星期六出版——

上海市博物館週刊，除了刊在上海殊不多見，除了從天津搬來的大公報史地周刊以及本刊外，還有上海通志館所編的上海通志等。一年來上海市博物館新設立，該館於學術文化之探討，不遺餘力，除已有叢書陸續出版外，尚有週刊附刊於民報，每逢星期六出版，今已出七期，其目次如下：

第一期目次：
一，開放紀念特刊
序言　吳鐵城
上海市博物館開放紀念
本館籌備經過　李大超

第二期目次：
本館陳列品「甘泮銀杯」說明（續）
宋三司布帛尺考　楊寬

第三期目次：
本館陳列品「甘泮銀杯」說明　本館研究室
山海經中所見「玉」之祭儀　楊寬

第四期目次：
本館陳列品「甘泮銀杯」說明（續）本館研究室
山海經中所見「玉」之祭儀（續）　楊寬

第五期目次：
本館陳列品實齋藏銅器說明　本館研究室
山海經中所見「玉」之祭儀　楊寬

第六期目次：
一．章太炎先生未刊稿
二．秦權考　秦瓶鼎跋　楊寬
評中國陶瓷史　楊寬
本館陳列品實齋藏銅器說明（續）本館研究室

第七期目次：
中國式房屋之前身　蔣大沂
本館陳列品實齋藏銅器說明（續）本館研究室
評中國陶瓷史（續）　楊寬（畢）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每晚八時起賽

地址　霞飛路亞爾培路口

（一）鋼魁地　（二）卡德加　（三）海拉多　（四）拱蘭　（五）賈多　（六）安杜利

（一）歐爾加　（二）泰賽達　（三）古巴龍　（四）尼蘭多　（五）晉登巧　（六）歐羅沙伯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舉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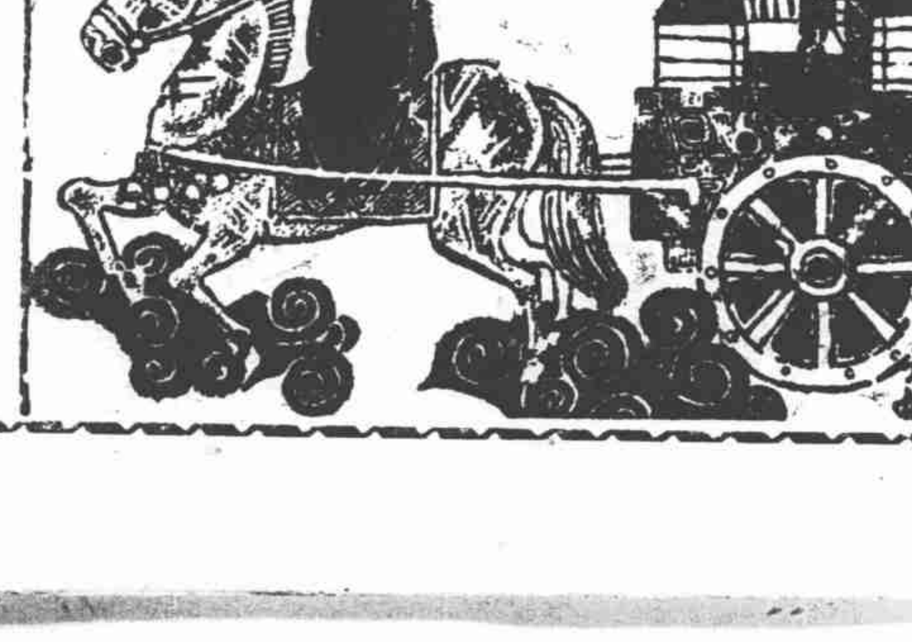
復業後第四屆廉價部

〔期限〕三月一日起一個月為限
每日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半
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

〔地點〕河南路本館發行所

〔廉價貨品〕
各科讀物　照原定價
參考圖書　一折至五折（均為歷來積存略有污損及滯銷之書）
中西文具　售價特廉

貨品逐日增換　門市現款為限
廉價期限甚短　務請早臨選購



今晨南京路 交通銀行被刼
劇盜一人西裝革履狀甚爲華麗 開放兩槍擊倒閽捕刼去萬餘元

公共租界南京路四三八號交通銀行支行、在今九時開市後、因爲星期一、故各往來戶之前往解支鈔款、殊形忙碌、迨十一時一刻許、從外來一西裝少年、服裝華麗、從外表觀去、不啻一公子哥兒、該少年入交通銀行後、行至出納科櫃台門口、做作探取物之狀、並取日記簿之紙夾、在手中翻閱、正翻閱間、因見行中人員、不介意時、突從鐵柵口伸手入內、將寫字檯上鉛絲網中所儲之鈔票約一萬餘元攫出、裝入預先備就之手提皮夾中、返身而逃、並向內開放一槍、對行中人員、嚇禁聲張、時該行之司閽捕徐補庭（五十七歲、河北人）正坐在靠壁之沙發上、見狀即起立欲上前追捕、盜匪即向徐胸口開放一槍、子彈從該捕右邊胸口打進、徐捕當場倒地、一面另向地上放一槍後、行中人員、均四散逃避、該盜即從邊門出外、揚長而去、去後始由行方電話報告老閘捕房、請求緝捕盜匪踪跡、一面將受傷之司閽捕徐補庭、車送仁濟醫院醫治、聞該捕服務該行多年、此次因槍中要害、傷勢甚重云、

漁業銀團成立 午開首次理事會議
推中國交通新華爲常理

實業部漁業銀團、於今日上午十時、在新華銀行四樓正式成立、並舉行第一次理事會議、推定常務理事、通過貸款章程等案、實業部長吳鼎昌、派次長周貽春出席致詞、茲分誌各情如次、

理事會議 銀團理事會於今日上午十時成立、並舉行第一次理事會議、計到官方理事戴振鏞・錢新之・竇延芳・王曉籟・杜月笙・章元善・張嘉俶・商方理事中國程慕灝、交通曹吉如、上海商承道、浙江興業徐新六、（孫人鑄代）四行儲蓄會周德孫、金城楊培昌、墾業王紹賢、中南陳劍翁、中匯徐懋棠、大陸葉扶霄、新華王志莘、四明金尙郁、監理員譚憬予、實業部次長周貽春等、公推錢新之爲臨時主席、華文燦紀錄、

主席報告 臨時主席錢新之報告、略謂去歲實業部鑒於中國漁業亟應加以救濟而謀發展、爰特聯絡上海銀行界發起組織漁業銀團、會本定爲一百萬元、分固定與流動兩種、由實部認担固定資金二十萬元、各銀行合認流動資金八十萬元、旋以銀團放款對象頗難確定、乃經派員分赴各地調查結果、認爲有觸同現有各合作社、健全其組織之必要、嗣後當逐漸推行、至銀團籌備處組織力求簡單、並得新華銀行之協助、故開支頗爲省儉、經四月來之籌備、僅用去國幣一千六百餘元云、

部長致詞 實業部長吳鼎昌代表次長周貽春致詞、略謂（一）前數年一般人對於農村異常關懷、農業放款均不敢嘗試、但經最近幾年來之努力、金融界對於農村已有澈底之認識、對於農業放款已由小而大、農村經濟得以活潑流動、受益匪淺、希望漁業銀團亦依照農業放款前例、由小而大、逐步推廣、務使成爲一永久金融機關、俾中國漁業藉此得有好轉機會、（二）漁業銀團在中國尙係初創、成立伊始、必須依照商業辦法加以發展、並須嚴格採用商業方法、對於漁業放款一律平等待遇、俾漁業界與金融界沆瀣一氣、而由漁業銀團溝通、相互聯絡、共謀發展中國漁業云云、

討論事項 次由籌備委員王志莘報告籌備經過、計（一）調查工作、（二）資金籌集、（三）各項規章擬訂、（四）辦事經過情形、並宣讀官商股理事名單後、即開始討論各案如下、（一）互推銀行方面常務理事三人案、議決推中國銀行程慕灝、交通銀行曹吉如、新華銀行王志莘三人爲常務理事、官股常務理事二人、由實部指定錢新之、戴振鏞二人、（二）推選經理協理案、議決、推常務理事王志莘兼任經理、協理再議、（三）追認第四次籌備會議通過推新華銀行爲本團代表銀行辦理出納手續、並酌致手續費案、議決、通過、（四）四行儲蓄會中匯銀行新華銀行合放鄞縣漁業合作社款項轉歸本銀團辦理案、議決通過、（五）籌備處提本銀團第一年度資金合約案、議決通過、（六）籌備處提本銀團貸款章程案、議決修正通過、（七）籌備處提本銀團會計規則案、議決、各項目照審查意見通過、（八）本銀團預算案議決、通過、（九）決定接收籌備處帳目文件器具之日期案、議決、俟籌備處編製就緒再行定期接收、議畢至十二時許散會、全體理事共赴香港路銀行俱樂部聚餐、

招商局

江安快輪 准於三月一日星期一晚開往漢口沿途各埠均靠 本輪電話八二一六〇
江靖快輪 准於三月二日星期二晚開往漢口沿途各埠均靠
新江天快輪 准於三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五時開往鎭海甯波 本輪電話八三二六五
海晏快輪 准於三月二日星期二晚開往溫州
海亨快輪 准於三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二時開往汕頭香港廣州
海元快輪 准於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開往汕頭香港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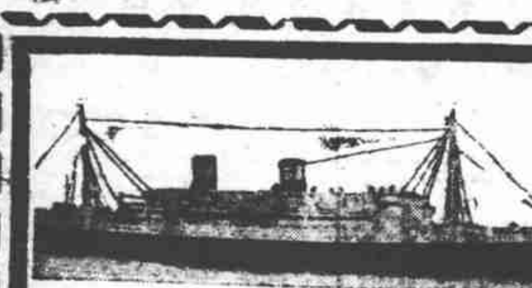
船期問訊處上海外灘九號招商總局客票處電話一〇一九七

大達輪船公司 大通仁記航業公司

出口日期	大達公司	大通公司
二月廿四日	大慶	志大
二月廿五日	大豫	隆大
二月廿六日	大和	鴻大
二月廿七日	大達	志大
二月廿八日	大慶	隆大
三月一日	大豫	鴻大
三月二日	大和	志大

進口日期	大達公司	大通公司
二月廿四日	大豫	志大
二月廿五日	大和	隆大
二月廿六日	大達	鴻大
二月廿七日	大慶	志大
二月廿八日	大豫	隆大
三月一日	大和	鴻大
三月二日	大達	志大

大來輪船公司



三月三日麥金蓮總統開往香港及小呂宋
三月四日威爾遜總統開往香港及環遊世界
三月九日胡佛總統開往美國舊金山及洛杉磯
三月十日孟赫總統開往香港及環遊世界
三月十四日克利扶倫總統開往香港及小呂宋
如蒙惠顧請駕臨敝公司客票部接洽無任歡迎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電話一五三〇九

美國郵船公司

法租界捕房 昨晚連獲九盜犯
事主途上認出盜匪 搜查出手槍共二枝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九時許、法租界亞爾培路恒豐里口湖南人熊義生所開設之小烟紙店內、突被四盜刼去鈔洋角票四十餘元、當場曾拘獲一盜、解由二特院訊辦在案、餘則四散逃逸、昨晚八時一刻、熊義生（三十四歲、前居亞爾培路五六九號恒豐里五十四號、現住步高里一七四號）與友行經金神父路薛華立路口時、忽見對面有四人躑躅行來、在四人中有一盜、認定確爲去年十一月廿二日晚持槍行刼之匪、故即報告附近六一七號崗捕、將認識之一盜拘捕、帶入捕房後、據供名周其富、年三十四歲、江北人、業小販、無住址、承認參加行刼煙紙店不諱、並供出同黨錢老五、住世界路九號亭子間、捕房據供後、由督察長錢人龍、率同探目呂竹林、幹探黃如松、馬益之等、馳往兜捕、當將錢老五拘獲、並起出馬牌手槍二支、又供出尙有大批同黨、匿跡界內、故又先後拘獲安徽人王懷生・王海山・徐紹興・張有山・鄒金泉・張周氏・張振良等七名、今日法捕房將於下午將所獲九盜、連同手槍三枝一併先行解送二特院訊究、並聲請改期再訊云、

行刼法商水電公司 各劇盜今晨受鞫
▲……各被告多推諉
▲……庭諭改期再訊

本年一月九號、呂班路二七九號法商電車公司發薪之日、因有現款數萬元、存放在公司會計課預備散放之時、突被匪徒所悉、由匪沈朝玉等三人預先偵得南方汽車公司之一二六九五號（租界照會）汽車一輛、由汽車夫陳德興駕駛、行至康梯路（呂班路至辣斐德路之間）時、被勒令停止、並由匪徒看守、不許聲張、一面與匪徒徘徊呂班路口、正在計議行刦之時、突被法捕房警務處所悉、乃派出大批探捕、將盜匪沈朝玉、邱如福等拘獲、並先後拘獲匪黨梁鴻根・王長興・梁國芳・毛少亭・孫有發・薛士慶・梁鑄九・饒金生・賈恆和・邱鼎寬・陶慈喜等多名、但梁鑄九・饒金生・賈恆和・邱鼎寬・[illegible]等各人、因華界另有刦案、故由市警察局派員迎提歸案、沈朝玉・梁鴻根・邱如福等、於今晨由孫彭衞推事假第二特院刑一庭提審、首由邱如福供在其家所搜出之手槍二支、盒子炮一支、係由沈朝玉梁鴻根所寄存、徐均不知情、經質諸各盜、咸互相推諉、庭諭改期再訊、被告均還押、

乘車不肯購票 乘客糾衆行兇
毆傷公共汽車司機及售票

華商公共汽車一路車、行駛于江灣北站之間、據本報記者探悉、昨晚八時許、有本地人劉會明駕駛之一路車自北站出發、當時有乘客一名、上車至江灣、當由賣票員翟新林囑其購票、但該乘客堅不允許、數言語間互起衝突、但結果該乘客仍不肯購票、然未及抵達江灣、在山花橋即行下車、頃即于該處召集黨兇二三十名、將司機劉會明及賣票員翟新林打傷、其時適有寫票員馬袖山亦在該處候車、即上前理論、致亦引起誤會、將馬毆傷、後經該管江灣警察所得訊、立派大批警士前往彈壓、當經警士將劉翟二人車送江灣醫院救治、而馬袖山因受傷較重、轉送仁濟醫院、但當時引起該公司司機人及賣票員之憤懣、一律停車怠工、直至十時許司機人始將各車駛回廠內、故當時交通被阻二小時、各工人、今晨經廠方之勸解、均照常工作云、

上海銀行水汀爐爆炸 徐祖林有過失嫌疑
朱鳳來潘維漢屍已檢驗

寧波路五十號上海銀行總行、於昨晨六時許水汀爐子間內之水汀突然爆炸、當即死傷工人等三名、各情已詳誌報端、嗣經總巡捕房飭探前往調查一過・當將受傷之徐家瑞車送醫院醫治外、並將死者朱鳳來、潘維漢二名併舁斐倫路驗屍所候驗、捕房方面認爲工人徐祖林有過失嫌疑、當將其拘獲、於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刑一庭、捕房律師汝葆彝陳明案情、以尙須調查、故請求准予羈押、馮世德推事遂向徐略詰一過、諭准羈押一星期再核、十時許由第一特院檢察處委派張宗儒檢察官蒞驗尸所驗明尸體、飭據徐祖林投稱、年三十七歲、甬籍、死者朱鳳來係余之外甥、因其並無職業、故在余處寄住已久、當出事時、余適往外小便、至於水汀爐子裝置甚久、故余曾報告過行方執事、迄未派員修理等語、張君乃諭驗得死者朱鳳來、潘維漢二名、男性、均係生前被火爐炸傷身死、朱鳳來尸體交徐祖林、潘維漢尸體交姚阿二分別具結領回棺殮、

浙江旅館旅客 服鏹水自殺

今晨公共租界浙江路六三號浙江小旅館中、有旅客紹興人甘雲標（年三十歲）突然吞服硝鏹水、意圖自殺、服後因心臟難受、倒地亂滾、當被棧中人發覺、即車送醫院施救、其服毒原因、因不能言語、不知底蘊、

寶康典當被竊 拘獲三竊犯

大統路寶康典當、于上月底忽失竊衣服二十餘箱、共計約值數千餘元、業經該當報告該管市警察局偵查在案、直至今晨警察局始偵悉、當在浙江路蒙古旅館三樓上拘獲主犯陳松林、周道生二名、並抄出箱子四只、又據各犯供詞、續獲同黨小皮匠一名、並又抄出箱子二隻、但距全部贓物、相差尙多、故當局尙在嚴密偵查中云、

青雲路拘獲 大批盜犯

市警察局偵緝總隊第七分隊長王九思、昨深晚忽據眼線報告、謂有劇盜多名、現匿跡于青雲路某老虎灶內、當即親率偵緝員陳鳴聲等按址前往、不料時各盜均已得訊、正由該老虎灶內衝出、當被王等喝令止步、但盜等即開槍示威、于是雙方即在該老虎灶之左鄰曠地上、鳴槍博鬥、歷十餘分鐘、盜始不支、當被警探拘獲余阿呆（卅一歲金華人）、王阿寶（廿八歲江陰人）、朱阿諾・陳明德・許妙春・朱大萍等六人、一併于今晨押解總局嚴辦、一面並嚴令所屬拘緝在逃同黨云、

兌換法幣 多取手續費
社會局通知烟兌業今派代表到局聽話

中央銀行、自委託烟兌業同業公會、辦理兌換銅輔幣、每日限定五十五箱、內計公會派五十箱、法租界派二箱、南市派三箱、並規定每元取手續費一分、由該會向中央銀行通過後、不料有不肖奸商乘機多取手續費二三分不等、經會員將告轉報中央銀行設法嚴厲徵查外、並呈請社會局調查以明眞相、茲悉社會局業已批示云、呈悉、查本案關於輔幣不敷流通一節、業經市政府呈請財政部核辦在案、所稱錢兌業利有牟謀等情、候令飭該錢業同業公會聲復到局、再予核辦仰即知照、此批、該會昨復奉社會局通知云、爲通知事、本局定三月一日下午二時召集問話、合先通知該會推定負責代表二人到局聽候問話、特此通知、茲悉烟兌業已派定張哲民爲代表、屆時赴社會局聽話云、

動物園 遊人如織

市立動物園自昨日開始展覽海豹三頭後、遊人如織、擁擠倍常、總計昨日全天遊園人數共達八千餘名、又該園因時入春令、日晷放長、除今日例假（星期一）停止開放外、明（二）日起開放時間更改、計上午開放時間爲九時至十二時、下午遊覽時間爲一時至五時半云、

滬東三絲織廠工潮 工人代表今晨請願
社會局允即進行調處

滬東海州路美豐・大美豐・美豐協記、三絲織廠工人、提出改良待遇條件罷工後、今晨上午十時、推派工人代表十六人、備呈向社會局請願、由第三科張競強接見、允即進行調處、

大公棉織廠 今晨發生慘劇
燒鹹爆裂傷三工人

楊樹浦齊物浦路一〇一號大公棉織廠、於今晨五時半、該廠各部機器已在開始工作、時漂白間燒鹹上之皮帶、突然中斷、以致該廠各部機器間之蒸氣因之突然不通、乃驟然爆發、致在場工作之工人王明材、（二十七歲・安徽人・）面部及全身皮膚、完全被炸脫落、只致血肉模糊、同時另一工人丁台網、（二十六歲・安徽人）亦炸傷背部、黃阿根、（二十九歲・浦東人）炸傷右肩胛、出事後均經廠方車送醫院醫治、內以王明材傷勢最重、楊樹浦捕房聞訊、亦派探捕馳往調查肇禍原因云、

李國杰案 定期續審
三月三日下午二時

前招商局總經理李國杰、因將該局四棧指自抵押中國營業公司、使占叨扣七十五萬兩、連利一百卅餘萬元、刑事部分解決後、其私訴部分、在上年六月一日、由法院宣判、李思浩保釋、迄未交付分文、亦未提供財產、招商局方面查得李有四明銀行股票及金壇茅麓農場、請求執行強制執行、惟李棉股票五萬元已抵押去三萬元、僅餘二萬元、其茅麓農場則不承認、庭諭關於股票、仰即交案、關于農場去函金壇縣、囑託調查、上項兩點、法院已分別查詢、現故定期後日、即本月三日下午二時、由王鳳琴推事開庭訊問云、

紀念郵票 四月一日停售

上海郵政局昨發通告云、案奉郵政總局通令、略開「查郵政開辦四十週年紀念郵票、原定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停售、停售後三個月內、即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仍可用以貼納郵資、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即廢止、不准貼用、但公衆如持有是項郵票、仍准於廢止後三個月內、即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向各郵局掉換需値之普通郵票、茲由郵政法業經施行在案、按照該法之規定、廢止掉換時期、應以六個月爲限、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逾期不得再換等因」、奉此、合行通告、俾衆週知、此告、

無名老嫗 投浦自殺

昨晚九時許、十六鋪招商局金利源碼頭、忽來一無名老嫗、至江干縱身投浦自盡、比經該處划船夫發覺、黑暗中急切設法撈救、歷時稍久、始見冒起水面、遂設法拖至碼頭上、察得早已溺斃、當由該處華捕報告小東門法捕房、通知海關水巡捕房、派探李文錦、將尸舁起、以便報驗、查屍體、死者頭戴絨線帽、身穿黑色棉襖褲、脚着白襪、烏絨鞋子、年已四十餘歲、

統稅局滬查驗所 焚燬沒收物品

蘇浙皖統稅局上海查驗所、於今日上午十時、在閘北寶山路天吉里對面空場、舉行第十四次焚燬沒收之捲烟絲及商標數十件、計到蘇浙皖上海查驗所匡尙志、北站分所蔡廣祿、市警察局北站分局柳蘭波、市商會葉文中暨縣政府警察局各屬公所捲烟業公會等代表十餘人蒞場監視、

竊犯首領 徐股巴等被捕

市警察局偵緝總隊第一分隊長白宗祺、偵緝員朱紹等、據眼線密告、謂有本市竊犯首領徐股巴・（廿六歲・崇城人、住居徐家浜九號）及趙九官、（廿三歲江北人）等、匿跡于南市西倉堂利德里三號內、當即按址前往將徐趙二主犯拿獲外、並拘獲嫌疑犯龐小五子、周文德、楊金興等三名、一併帶回警察總局、據供曾在市區內累犯竊案四十餘件、所有竊得贓物衣服、器什等共值二千餘元、現已由警察局品出贓物約計四十餘件、其餘尙在偵查中云、

高餘啓 移交市警察局
因與盜案有關

西門市警察局、近拘獲盜匪天津人趙汝林一名、供出有手槍一支、係向住居公共租界平凉路一百二十七號江西人高餘啓處借得、該局偵緝員馬如海、偕同捕房探目劉寶嗣、協同匯山捕房探員崔供善密往、於廿時高邁捕解送第一特區法院訊供、否認押查在案、今晨蕭爕棻推事於刑三庭提訊、工部局律師張天陸起稱、現被盜劉庭、據供與高餘啓係好友、香槍案牽界犯刧案多次、手槍係渠處借得、實之高餘啓堅不承認、謂前因拿桐油事與彼吵閙打架、結果論推、蕭推事諭高餘啓准交上海市警察局來員移提、

長江淺水 時期已成過去

近日長江水量、仍日趨問漲、全線航輪、已暢通無阻、據海關懸示之吃水限制、最低已有十八英呎、連日長江沿綫又得雨、故水位更必增加、故淺水時期、至此已成過去云、

市聲

▲國醫劉正字重來滬　國醫劉正字氏、別署舒庶、陝人、爲儒季宿儒、擅長鍼灸、兼精科學、去歲曾隨黃石生將軍電召、飛滬助診黃膺白先生之疾、黃先生歿後、劉氏曾有長篇報告、見於光華醫藥雜誌、滬上新中國醫學院發其名、託包識生先生挽留劉氏在滬、任該院內科及鍼灸科教授、現已到校授課、並覓定英租界孟德蘭路鏗盛里一九九弄六號房屋爲住所、是否即設診所尙未確定、但對於去歲業經診治各症、仍允担認繼續診治、劉氏醫學淵深、著作豐富、針灸術之精妙、冠於長江上游、尤能治療不常見之奇疾重症